



□云韶

若论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人们最爱的晚会节目，河南电视台的《唐宫夜宴》和《元宵奇妙夜》肯定要占一席之地。

《唐宫夜宴》以夜宴的乐师为主角，展现了唐朝舞者们从准备、整理妆容到最终演奏的整个过程。在节目中，观众不仅看到了“唐俑”的复活，还借助高科技手段，欣赏到了妇好鸮尊、莲鹤方壶、贾湖骨笛、《千里江山图》《簪花仕女图》《捣练图》等一系列的“国家宝藏”。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的相遇，最大限度激发出了观众的文化共鸣，这正是《唐宫夜宴》走红，乃至成为现象级作品的重要原因。

正如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看完《唐宫夜宴》的感受是不同的。对于笔者而言，这个节目最吸引人的地方当数唐人的乐舞，实在是太精彩了。

“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裙时云欲生。”白居易寥寥数笔，便道出了唐人乐舞的魅力。乐，即音乐，舞，乃舞蹈。乐舞，说白了，就是歌舞。《逸周书·本典解》说：“人有八政，皆得其则曰服。士乐其生而务其宜，是故奏鼓以章乐，奏舞以观礼，奏歌以观和。礼乐既和，其上乃不危”，这实际上是说明乐舞有稳定人心，维护统治的作用。故而，乐舞为历朝统治者所重视，成为反映当时政治生态的“晴雨表”。

隋唐时期，国力达到了巅峰。作为政治的反映，唐朝的乐舞，自然也气势磅礴，场面壮观。唐人最著名的乐舞，当数“十部乐”。“十部乐”源自隋朝，隋文帝削平南陈之后，统一了南北，政治上的统一，也促成了南北双方乐舞大融合。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文帝置“七部乐”，这其中既有盛行于南朝的《清商伎》，又有来自西域的《龟兹伎》，显示出了民族大融合的气魄。后来，隋炀帝将“七部乐”变成了“九部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初。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唐太宗下诏，“九部乐”的《礼毕》被除名。贞观十四年，《燕乐》创作完成，唐太宗将其列为诸乐之首。两年之后，唐军大败高昌国，唐太宗又在“九部乐”外，增添了《高昌乐》。“十部乐”就此形成。

别看只有十部乐舞，“十部乐”包含的内容可不少。像《龟兹乐》，就是对龟兹等地民族民间乐舞的泛称，甚至涵括了那些采用龟兹等地民间音乐舞蹈素材创作的具有康国特色的乐舞。因而，称“十部乐”为“唐代舞蹈百科全书”并不为过。

到了盛唐时期，唐王朝出现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恢宏景象。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乐舞出现了很多新作品。其中最有名的，有唐太宗时期所创制的《景云》《庆善》《破阵》《承天》，武则天时期创制的《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唐玄宗时期创制的《龙池乐》《小破阵乐》，这些乐舞一般演于朝廷宴享、朝会之时，但不像“十部乐”那样整套演出，而是由皇帝钦点，每次仅演其中几部。

表演这些乐舞的人，当时称之为伎。在盛唐时期，伎分为两类，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坐部伎”在室内厅堂演出，规模小，表演人数最少的只有3人，最多的12人。“立部伎”在室外广场庭院演出，规模宏大，表演人数多至180人。

坐、立部伎既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又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坐、立二部伎都有“专属”的演奏曲目，《旧唐书·音乐志》中载“今立部伎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

乐》凡八部。坐部伎有《燕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龙池乐》《破阵乐》凡六部。其中，属于“立部伎”的《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是“象君之功”的，所谓的“象君之功”指的是象征君王的功德。属于“坐部伎”的《燕乐》《天授乐》《龙池乐》是“象天之意”的，而所谓“象天之意”无非是象征上天“授名予斯”治理天下。由此，可以看出，在乐舞艺术高度发展的唐代，统治阶级充分调动了音乐舞蹈的特殊功能，尽可能有效地为其政治服务。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坐、立部伎的表演是非常精彩的，特别是舞蹈，更是曼妙绝伦。

唐代舞蹈的舞姿，较之过往，有很大的突破，具体来说，便是吸收运用了古代中原传统乐舞中的舞巾、风带、长袖以及腰肢的软功进行创造，获得了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从唐代舞俑和墓室壁画的舞者来看，她们在表演时大多是身穿各式掩手长袖舞衣，舞姿则是各具特色。唐代有很多诗人曾对此进行过吟咏，如“拂水低徊舞袖翻”，再如“舞袖慢移凝瑞雪”，读罢这些文字，人们可以想象舞者的身影是何等的优美，气质是何等的脱俗。

在众多的舞者中，一些人凭借高超的技艺，成为了舞蹈家。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公孙大娘和杨玉环。公孙大娘的名字，囿于资料的匮乏，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她的舞技确实非常高超。相传张旭就是因为观看了公孙大娘的舞剑之术，在书法上的造诣更深了一步，练成了绝世书法，成为一代草圣。此外，画圣吴道子也看过公孙大娘的剑舞，回到家之后细细品味公孙大娘的舞步和剑术，并且运用到了自己的绘画之道，技艺更是精进一层。

至于诗圣杜甫，更是公孙大娘的“迷弟”，他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写道，“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在杜甫的笔下，公孙大娘的舞技竟然达到了观众为之变色，天地为之震撼的程度，实是让人神往。

另一个著名的舞者便是杨玉环，杨玉环善起舞，唐玄宗擅作乐，两人合作的《霓裳羽衣曲》，堪称我国古代舞蹈的巅峰之作。《霓裳羽衣曲》共分三阙。第一阙是：“骊珠散进入拍初，惊云翻袂影，飘然回雪舞风轻，飘然回雪舞风轻。约略烟蛾态不胜。”第二阙是：“珠辉翠映，凤翥鸾停。玉山蓬顶，上元挥袂引双成，萼绿回肩招许琼。”第三阙是：“音繁调聘，丝打纵横；翔云忽定，慢收舞袖弄轻盈，慢收舞袖弄轻盈，飞上瑶天歌一声。”从文字里就可以看出来，此曲此舞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

为了有一个良好的场所排练，唐玄宗专门建立了一个梨园，经过长时间赶排，舞蹈终于完成了，在一次重大节日上有了演出机会。当细腻优美的《霓裳羽衣曲》仙乐奏起，杨玉环带着官女载歌载舞，一个个宛如仙女下凡，让人觉得仿佛身处仙境。

借助河南卫视的《唐宫夜宴》《元宵奇妙夜》等节目，我们欣赏到了唐代乐舞的风姿，体会到了大唐的盛世雄风。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也在演员的一颦一笑中，得到了空前提升，这正是传统文化的功能所在。如今，《唐宫夜宴》已经指明了一条传统文化的普及之路，接下来，期待人们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真正“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进而激活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书写出传统文化传承的辉煌篇章。



闻宥

□张洪刚

闻宥（1901—1985年），字在宥，号野鹤，又号早雁，室名落照堂。中国民族学、语言学、金石学、铜鼓学、考古学家。江苏娄县（今属上海市松江县）泗泾镇人，父亲是清末秀才。闻宥早年参加南社，在沪上写鸳鸯蝴蝶派小说，后来长期致力于语言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上世纪30年代闻宥两次执教山东大学中文系，为山大语言学和古文字学的初创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1913年，闻宥小学毕业后，因家庭困难，到上海申报馆工作，后主编《申报自由谈》。1915年后，闻宥离家到松江府中学就读，工古文、诗、词，善书法，受到南社诗人姚翁的赏识，此后结识了南社社长柳亚子，并加入了南社，成为社中颇有名气的青年诗人之一。1917年闻宥任职于《民国日报》时，与著名文人钱病鹤共事，时称“双鹤”，其间曾与柳亚子公开辩论诗坛。

闻宥善诗，所作诗深幽蕴藉，缱绻缠绵，时人称有李商隐风骨，作品曾刊《当代名人书林》，他也是鸳鸯蝴蝶派的重要成员。1920年，闻宥入上海震旦大学（教会学校）文法学院就读，该校用法语教课，先生法文自然精通；课后先生又自修拉丁文，练就了坚实的外语功底。后入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工作，并在持志大学、民国大学、正风文学院兼课，其间主编小说周刊《礼拜花》和《中国画报》。1929年秋起先后任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教授。

1932年秋至1933年夏和1935年秋至1936年冬，闻宥应赵太侔邀请两次任职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他第一次任职山大，正值国立青岛大学因学生运动易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当时杨振声、闻一多、方令孺等均离开青岛，赵太侔任校长。闻宥同中文系主任张煦及姜忠奎、丁山、游国恩组成了山东大学中文系教学中坚。据1932年9月12日《国立青岛大学周刊》记载：“本校本学年各学系教授讲师助教等，除有三数人尚在接洽中，大多数均已聘定，并皆国内学术界知名之士……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张煦，教授丁山、姜叔明、闻宥，讲师游国恩、沈从文。”闻宥初到山大还担任学校的校务委员，出席校务会议，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出谋划策。

1933年秋，闻宥赴北京任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兼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讲师。1935年秋重返山东大学。闻宥两次执教山大，与

张煦、丁山、姜忠奎、老舍、游国恩共襄盛举，为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他1931级的学生王昭建曾回忆说：“曾选修过游国恩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和《楚辞概论》；张怡荪先生的《汉魏六朝文》；杨筠如先生的《中国文化史》……闻宥先生的《音韵学》；丁山、姜叔明先生的《文字学》和《儒学研究》。还先后听过沈从文先生和舒舍予先生的《小说写作》。他们的学术根底是那么深厚、讲课是那么精炼，确曾使我得到‘取法乎上’的教益。”

闻宥在山大开设了文字学、音韵学、古文字学等课程。文字学课程“取古器物刻文，与徐氏说文540部首，参合研究之，意在使学者认识我国文字之构成与其演变之迹。”音韵学课程“分三部分：（一）发音之练习，（二）主要韵书组织之研究，（三）古韵分布之究。”古文字学课程“以金文及甲骨文为基本材料，佐以古籍记载中有关古文字学之材料参验比勘，以窥探我国古文字之梗概，并以其所浮映之初民社会。”

闻宥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讲课旁征博引，贯通古今，有史有论，深入浅出。徐中玉曾回忆说：“闻宥先生的语音学，中外汇通，我无意于训诂、音韵之学，对他的课仍有相当兴趣。”1931级的张震泽在国立山大师从丁山、闻宥，受文字器物之学，开始了古文字学研究，后成为古文字学家和训诂学家。他回忆说：“古文字学是丁山讲授。他精通甲骨金文，学识渊博，主张通过古文字探讨商周社会。同时开设的课程有姜叔明先生的说文研究，闻宥先生的声韵学和古器物学。我综合诸门，觉得古文字学更有意义。”

闻宥、张煦和老舍等人对中国文学系学生组织的国文学会给予支持，并作学术讲演。1935年10月8日中文系国文学会成立，每两星期请本校教授或校外学者举行学术讲演一次。10月12日，张煦在大礼堂举行第一次学术讲演，题目为《东游漫谈》。10月26日，闻宥在大礼堂举行第二次学术讲演，题目为《印支语族里几种新材料》。11月8日，老舍在大礼堂举行第三次学术讲演，题目为《一点新经验》。

1936年夏，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了镇压山东大学的爱国学生运动，以停拨协款相威胁，并无理干预学校人事调整，赵太侔愤而辞去校长职务，林济青任代理校长。1936年10月6日，国立山东大学举行校务委员会，选举闻宥、童第周、史久荣为校务会议教授代表。

1936年冬，闻宥离开国立山东大学，后在国立四川大学、国立云南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私立华西协和大学、私立华西大学等校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等职。1952年秋，全国院系调整后，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1955年调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工作，直至1985年9月逝世。曾主编《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著有《民族语中同异字之研究》《四川汉代画像集选》《摩些象形文之初步研究》《古铜鼓图录》等。



唐武周时期伎乐俑，洛阳博物馆藏。